



健康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教育者专业品质的根本保障。

“生境”天天在变，作为教育者，你就要考虑时空的变化，早晨你要学生注意的东西，跟傍晚要他注意的东西，可能要因时因地而异了。那么，你再把目光放到学生一生发展的长度和宽度来审视，又不一样了。

——杨勇

杨勇：学校的变与不变

附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勇：学校的变与不变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75-2374-6

I . ①杨… II . ①教… III . ①中小学 - 学校管理 IV . ①G6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3102号

杨勇：学校的变与不变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 坤 卢凤保

设计 崔 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7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4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2014年10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374-6/G.7547

定价 12.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 006 张岱：欢乐的日常功课 _ 周勇
010 你是一个会“管”学生的好教师吗 _ 朱永通
014 学校怎么表达自己 _ 叶菊艳

封面 >

- 016 杨勇：学校的变与不变

名家 >

- 040 马革顺 中国合唱音乐的“受膏者” _ 汤涛 胡琨

现场 >

- 047 **记事** 学会放手 _ 邱磊
书忧 _ 徐如松
一副对联 _ 方心田
069 **观察** 听文质兄讲课 _ 胡向玲
077 **家校** 怎样跟家长打交道 _ 李爱君
081 吴非说 不要指使学生“给名人写信”
083 朱永新答 管理好时间就是延长生命
—— 答顾舟群老师问

话题 >

085 推荐给学生的一本书

在《爱心树》里学会感恩 _ 吴昌龙

《狼图腾》：一本奇书 _ 陈宝利

教孩子发现生命的秘密 _ 金飞宇

让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_ 徐飞

阅读 >

095 读读写写过日子

——甲午年夏日阅读小札 _ 冷玉斌

人文 >

104 录取通知书里的教育光亮 _ 周玲

108 我对中小学军训的看法 _ 殷国雄

视窗 >

049 校园 上海市天山第一小学

054 答问 _ 单熙洪_子瑜

058 报道 大夏书系走进2014上海书展

浏阳：读书，让心灵还乡

064 广告 欢迎订阅2015年《当代教育家》

杨勇：学校的变与不变

杨勇
2014年

每个人心中的诗

文_林茶居

在我的闽南老家，有“送神”、“迎神”的习俗：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将平日供奉的诸神送上天庭，过年后的正月初四再接回来。按古人的说法，诸神每年均需向玉帝禀报人间善恶，以定来年人们的吉凶祸福。每到这个时候，各家女性长辈总会备好各种生熟贡品，然后上香、跪拜、叩头、烧纸钱，一边念念有词，感谢上天眷顾，祈福家人安康。

中小学时代，我生活在农村，每逢过年过节，最常见的便是如此场景。于是逐渐发现，再凶的婆婆，此时都会归于虔敬、仁慈、小心翼翼。今天回头去看，缘由应该在于：面对上天，她的心中唯有神灵，她生怕自己的倾诉得不到回应。

大概是因为这些印记刻得太深，有一个阶段，我特别着迷于写作这样的句子：“在深夜的星光里转身为神”，“雨中丢失的一本书，已经变作爱书的神”……试图以之来通达神与神性。这虽然只是语词上的讨巧，但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全新的诗歌欢愉。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重要命题：诗人即神（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人。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诗（语言）经由诗人而说出。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诗当然也有现实关怀、情感慰藉的内在诉求；同时，诗还是人与形而上存在发生精神勾连的通道，是“栖居”于此岸的人对话彼岸世界的载体和暗码。

理解西方诗歌以及深受西方诗歌影响的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诗歌，必须有这两个维度的观照，某种程度上说，后者属于更内在的因素。在各种语文教材（读本）中出现过的如里尔克、狄金森、波德莱尔、阿赫玛托娃、桑德堡、庞德、穆旦、昌耀、北岛、顾城、海子等中外诗人的诗歌，都应基于这样的语境来解读。但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语文教育尤为乏善可陈，显得无比尴尬，十分无能。因为，我们往往只有机械的现实主义（甚

至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思维，或者是泛化的浪漫主义视角，而没有神性的、彼岸的、形而上的、灵魂意义上的价值关切。这个问题已远远溢出教育的范畴，而与整个传统和近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宣传直接相关。

市场经济时代，新诗（现代诗）屡受嘲讽，而且有不少人以调侃诗人为乐事。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新诗”不像人们“心中的诗”。一方面，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喧哗的、不争气的那一部分——这部分恰恰是大众媒体所热衷“报道”的；另一方面，人们“心中的诗”不是古典的容貌就是革命的模样，不是披着唐装就是穿着“制服”（德国现代著名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教授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说，“‘英勇的’这个词，……始终栖身于制服之中……”）。

不过，作为一个有着二三十年诗歌写作经历的人，对此我从来没感到不适。我一直按着自己的诗歌美学，努力在夜色中建设自己的书房。有意思的是，我的身边，总是不乏喜好讨论诗歌的朋友。他们大都已搁笔多年，但每当说起当年的写作生活，便顿时春意勃发。我相信，诗还在他们的心中，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生长。就在几天前，参加一个聚会，素来低调的老友吴君谈到兴起处，举杯站起，要求“通干”，理由是：为了诗歌。随后他一字不差，当场诵读：“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这些话出自北岛，有深深的叹息，流传甚广，但我仍感喟于吴君有心记下了它。吴君从事过多种职业，一直是大家的“大哥”，他有这份情怀，跟他所受的教育无关，跟他的现实处境无关，而是他“心中的诗”在起作用。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柔韧之处：只要种子是健康的，它总会扎下强大的根系，并最终破土而出，打开自己的生命疆域。

当然，我还不至于穷酸而矫情到说，没有诗，非生活。不管写诗与否，都一样可以抱持一份诗的心性；反倒是有些所谓诗人，整日耽于如何把诗歌变现，变成身份、地位、名气和利益的一部分。

诗除了是诗本身，更是一个神圣的隐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诗意味着不受困于现实，具有自我超拔的弹性与张力，向着未来开放，心中永怀一个伟大的存在（神，理想，信仰）……这是很多优秀的朋友带给我的启迪，也是我判断教育之于人的意义的重要维度。



专栏 >

-
- 006 张岱：欢乐的日常功课 _ 周勇
 - 010 你是一个会“管”学生的好教师吗 _ 朱永通
 - 014 学校怎么表达自己 _ 叶菊艳

封面 >

-
- 016 杨勇：学校的变与不变

名家 >

-
- 040 马革顺 中国合唱音乐的“受膏者” _ 汤涛 胡琨

现场 >

-
- 047 记事 学会放手 _ 邱磊
书忧 _ 徐如松
一副对联 _ 方心田
 - 069 观察 听文质兄讲课 _ 胡向玲
 - 077 家校 怎样跟家长打交道 _ 李爱君
 - 081 吴非说 不要指使学生“给名人写信”
 - 083 朱永新答 管理好时间就是延长生命
—— 答顾舟群老师问

话题 >

085 推荐给学生的一本书

在《爱心树》里学会感恩 _ 吴昌龙

《狼图腾》：一本奇书 _ 陈宝利

教孩子发现生命的秘密 _ 金飞宇

让哲学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_ 徐飞

阅读 >

095 读读写写过日子

——甲午年夏日阅读小札 _ 冷玉斌

人文 >

104 录取通知书里的教育光亮 _ 周玲

108 我对中小学军训的看法 _ 殷国雄

视窗 >

049 校园 上海市天山第一小学

054 答问 _ 单熙洪_ 子瑜

058 报道 大夏书系走进2014上海书展

浏阳：读书，让心灵还乡

064 广告 欢迎订阅2015年《当代教育家》

张岱：欢乐的日常功课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岱，1597年生于浙江绍兴，高祖、曾祖、祖父皆是进士出身，家境显赫，“乡里无双”。张岱本人也说：“余生钟鼎家，向不知稼穑。米在囷廪中，百口从我食。婢仆数十人，殷勤伺我侧。举案进餐飧，庖人望颜色。喜则各欣然，怒则长戚戚。”

生于富贵之家，张岱无需靠科举出人头地，深谙官场命运的祖父亦没有强迫他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因此，张岱很早就迷上了江南名士家族优越的日常生活文化，并在其中找到了许多欢乐的日常功课。

顺便提一下，1598年，人到中年却“没个为欢处”的汤显祖，完成了《牡丹亭》的创作，并从中得到了“最后的欢乐”。《牡丹亭》一上演便风靡天下，不少女性看过之后，都想要“托终身”于作者，甚至像剧中人那样“一梦而亡”。

当时张岱才两岁，自然谈不上有何反应。不过，等他稍长，戏剧就成为了他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晚明时期，江南望族往往自设戏班，张岱祖父落职居家，亦是如此。张岱耳濡目染，很早便迷上了戏剧，但他并未练就汤显祖那样的戏剧创作本领，而是擅长戏剧演出。

1628年，魏忠贤倒台，张岱自编自导了讨伐魏党的戏剧《冰山记》，在绍兴城隍庙公演，“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次年中秋，张岱率领家班，赴山东为父亲祝寿。过镇江金山寺，“已二鼓”。张岱停船步入大殿，但见“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残雪”，张岱“大惊喜”，即“呼小傒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

这次兴之所至的演出，张岱到老仍记忆如初：“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采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这次演出令张岱颇为得意，虽不如《牡丹亭》优美，但也称得上是天人之作，儒佛道三教的绝好味道，竟在一瞬间以十分绚烂的方式，完美地融汇到了一起，弄出一道虽是昙花一现但却其乐无穷的人文景观。

竭尽全力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绚烂”化，正是张岱建构欢乐日常功课的基本策略。1616年，即汤显祖去世那年，19岁的张岱突然迷上了学琴。于是召集同学，成立“丝社”，约定每月聚会三次练琴。他还四处拜师，直到可以和“绍兴琴派”四位大师同台演奏，水平“如出一手”。

学琴六年后，痴人张岱又迷上了斗鸡，与好友成立了“斗鸡社”。其叔亦参与其中，“日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与张岱斗，但总是输给张岱。直到有一天，张岱读史，见其中有言唐玄宗“好斗鸡而亡其国”，才停止斗鸡。

30岁时，张岱喜欢上了月夜登山赏雪。这一新设功课亦不乏意趣：“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张岱“举大觥敌寒，酒气冉冉，积雪欲之，竟不得醉。马小卿唱曲，李岕生吹洞箫和之”，时至三鼓，方肯归寝。可惜绍兴、杭州等张岱所居之地皆缺雪，不得赏雪时，他便于月夜泛舟湖上，或者住杭州不系园看红叶，到南京秦淮河观灯船竞渡。

临近不惑之年，张岱仍前往苏州虎丘参加歌者多达百余人的戏曲活动。归后还不忘于中秋月圆之夜，“仿虎丘故事”，引家伶在家乡“演剧十余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四鼓方散”。42岁时，他还迷上了去南京听柳敬亭说书，与友人打猎于牛首山。

很难想象，四十岁前后的张岱仍“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这当然指他刻意塑造的日常功课带来了无穷欢乐。若换成“举业”功课，情况便大不一样。1635年，39岁的张岱参加乡试，因作文不合规定格式而落第。张岱本无功名追求，但他实在不能接受自己连举人水平都达不到，“失意状”惊动许多好友，好友祁彪佳还投书杭州郡守，为其鸣不平。

乡试落第后第二年，绍兴暴发疫情，张岱与祁彪佳捐资设医药局，“疗治近万人”。这是很好的“社会实践”功课，但乡试、会试均不考。其实，就所考的经书功课而言，张岱造诣远非一般学子可比。张家有藏书三万册，祖父还曾成立“读史社”。受祖父教导，张岱22岁便决定撰写《古今义烈传》。十年后，史书写成，所叙仁人义士有四百多位。

无论“社会实践”，还是书斋儒学功课，张岱均有不凡修炼。问题在于，这些日常功课均不容于科举教育。多亏张岱不必与“举业”苦苦周旋，他有太多美好的日常功课可以做。不妨借张岱本人的一句自陈来作总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不忍提及的是，张岱将自己称作“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时，昔日欢乐的日常功课早已灰飞烟灭。那时他已经69岁。事实上，此前19年，那些无比欢乐的日常功课便化为无有了。1646年，清军早已占领明朝首都，且南下将杭州、绍兴等张岱所居之地全都攻陷。张岱沦为“国破家亡”之人，哪里还有条件和理由，继续维系繁华人生？

1645年5月，清军攻打杭州时，张岱变卖家产，招义兵五千人，抵抗强敌入侵，但终不免失败。这更加重了他的幻灭感，甚至觉得以往一切皆是罪孽，仿佛让王朝毁于一旦的不是明中期以来的昏君与奸臣，而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决定将自己有过的一切繁华“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那年5月，祁彪佳失败后退回故里。6月，清军知道他是声望甚高的忠义之士，试图礼聘。几天后，在自己的寓园里，祁氏选择自沉于园中放生池，遗下一句“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

张岱一直活到1680年，以84岁高龄去世，可以想见他晚年的揪心。他不会像阮大铖、马士英等“进士”奸臣那样，卖身求荣，但又未像祁彪佳、刘宗周等名士大儒那样，以死报国。那么，他“一一忏悔”完，还能做些什么功课，以度过长达35年的遗民生涯？

苦难自然不会少。有时，忍受苦难煎熬，甚至成了他唯一的日常功课，如带着儿子辗转于山岭，寻找避难之所；再如独自“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

他想过自杀，但终究未成行。绝望之际，张岱梦见亡友祁彪佳叫他“速还山”，“完《石匮书》”。原来，早在1628年，张岱便想写一部“事必求真”的明史，即《石匮书》。但拖到王朝覆灭，也未拿出定稿。于梦中得亡友提醒后，张岱决定，哪怕自己“不能为史”，也要为之，不让本国历史“成一诬妄之世界”。

十年后，《石匮书》终于完成。局势仍风声鹤唳，屠杀不断。张岱深居简出，游于方外。又十年，张岱提前为自己作墓志铭，越来越像陶渊明。之后，除想念二十多年未见的西湖，写《西湖梦寻》外，张岱似乎再无传世日常功课。西湖就像其生命及心灵的归宿，一如汤显祖“得意处惟在《牡丹》”，祁彪佳最后沉于寓园。

西湖确令张岱怀念，他说“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那个由“皇亲国戚、高官同僚、僧侣文豪、名妓构成的上流社会”已一去不复返，张岱自然会有失落感。不过，张岱晚年的日常文学功课，即回忆西湖旧梦，更多时候还是由天籁静好构成，其中不乏上流世相，偶尔也会有一丝苍凉，但张岱更怀念的仍是西湖天作美景，以及和他一样纵情投入的方外痴人。尤其是梦回那场难得一遇的西湖雪景，大概最能给晚年张岱带来欢乐。

那场雪景出现在1632年，“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张岱置身西湖边，但见“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张岱方看清“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两痴人看到张岱，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便拉张岱“强饮三大白而别”。艄公见了也禁不住感叹：“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1680年，张岱这个一直在俗界追逐不朽欢乐的浪子痴人去世了。那年，学子们早已开始埋头于新一轮的“举业”，刚过完84岁生日的张岱领着徐渭的孙子在故乡绍兴挨家挨户寻找本地先贤图像。消息传开，有人竟“千里而惠寄一像”。去世前，他搜集到了108张先贤图像。看着那些人物，张岱的痴劲又来了，“见理学诸公则自愧衾影，见忠孝诸公则自惭有愧忠孝，见清介诸公则自恨纠缠名利，见文学诸公则自悔枉读诗书”，看着看着，84岁的老人竟然“奋发兴起”，“手舞足蹈”了。

你是一个会“管”学生的好教师吗

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一个周末，我开车带女儿和她的同学去某广场玩。到那以后，我正停车，两个小丫头疯了一样，边大喊“吴老师，吴老师”，边打开车门往外冲。待我停好车，出来一看，两个小丫头正冲向百米开外一位正要上车的女士。只见她们聊了一小会儿，两个小丫头就回来了。我好奇地问：

“吴老师现在教你们什么学科，我怎么没印象？”两个小丫头抢着回答起来，我从她们激动的话语里，大致理出了头绪：吴老师教过她们五年级的思想品德课，她从不说教，每一节课都会让学生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吴老师从不发脾气，对每一个学生都很好，不会动不动就罚他们抄这个那个。上六年级后，吴老师不教她们班了，但同学们都很挂念吴老师，只要在学校里遇见她，就会跑过去聊上几句。

我在羡慕女儿能遇到吴老师这样的好教师的同时，不由想到：一个人长大后，往往把学校里教的东西忘得差不多，甚至忘光了，但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他讨厌或喜欢过的老师。此刻，我的脑海里又蹦出了那个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的问题：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

所谓好教师，肯定是那些能让学生感念一辈子的教师。但这样的回答，显然太过抽象。从职业的角度看，一个好教师，肯定是一个有专业素养的教师，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职业伦理和专业能力的人。叶圣陶先生对教师有一个基本要求：肯负责，有本钱。“肯负责”，指向职业伦理；“有本钱”，指向专业能力。

先说职业伦理。作为教师，对学生理解、尊重和欣赏，即成全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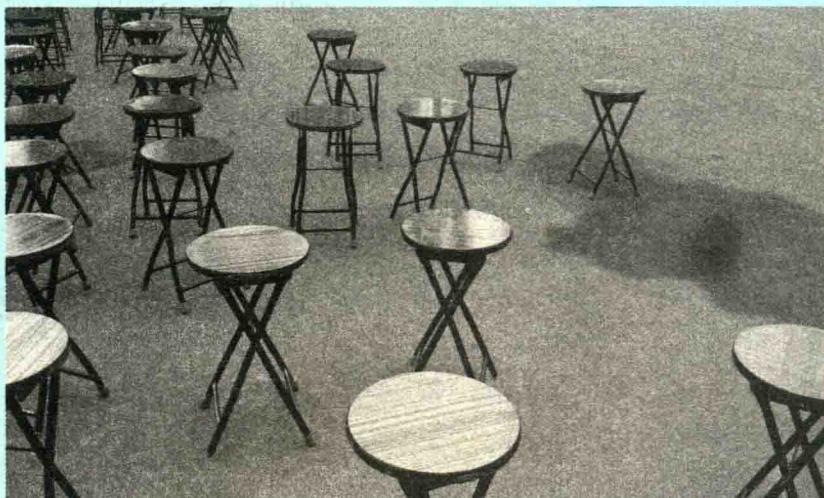
呵护人性，应该成为其职业伦理的根本标准。作家毕飞宇曾在多篇文章里写到他对王大怡老师的感激之情。生于1960年代的毕飞宇，读小学四年级时，迷上了打弹弓。有一次，他在教室里乱射，把黑板上方毛泽东肖像的左眼打坏了。顿时，全班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默无声息地看着他。他恐惧极了，感到大祸临头。王大怡老师知道后，不声不响地取下了肖像，什么也没说。放学后，毕飞宇久久不敢回家，直到他的两个姐姐把他找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毕飞宇的父母只字未提弹弓的事。一直到躺到床上睡下，毕飞宇才安下心，确定王老师没有“告状”。

这件事过后，毕飞宇越想越后怕，这种“后怕”伴随了他很久。他在文中深情地写道：“这段往事在今天的孩子眼里可能不算什么。然而，如果你在那个年月里生活过，就能知道我对王老师是怎样地感激。所以说，事情本身有时候是没有大小的，关键是事情的背景。同样，背景也决定了你对事情的态度，你是爱，还是恨，你是仁慈，还是歹毒。”说得真好，一个有职业伦理的教师，对学生一定有超越“背景”的人性关怀，即凭良心做事，把爱学生当作为师的本分。

再说专业能力。几乎所有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教师，都会告诉你，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是因为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深处充盈着父母爱学生的本能。难怪有人说，教育是母性的，教师要爱生如子。这当然非常好，因为它是职业伦理的起点。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不可忽略：本能并非能力，它解决不了师生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教育问题。所以，有爱，还要有方法，要让爱具有教育性，要爱得专业，爱得让学生如沐春风。

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当一个“肯负责”的教师，把心思都花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上，并把一个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土办法”积淀为实践智慧，他所传递出来的对学生的爱，一定能让学生体会得到，进而成为学生敬重和喜爱的好教师。

一个好教师的实践智慧，最直观的表现是，很会“管”学生，“管”班级。许多教师总是一味埋怨，他们班的学生难管，却从未花过心思去研究学生，并尝试用一些“降伏”学生的“土办法”，殊不知，从来就没有一个班，那么多个性迥异的学生，怎么可能那



本刊资料图片

么容易“管”！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一书中曾提到她当小学教员时，很会管学生，班上秩序特别好，所以常被学校安排教新来的教师管不了的新班。杨先生屡试不爽的“土办法”，对我们今天的教师依然很有启发价值：

我曾当过三年小学教员，专教初小一、二年级。我的学生都是穷人家孩子，很野，也很难管。我们发现小学生像《太平广记》、《夷坚志》等神怪小说里的精怪，叫出他的名字，他就降伏了。如称“小朋友”，他觉得与他无关。所以我有必要记住每个学生的姓名。全班约40人，我在排座位时自己画个座位图，记上各人的姓名。上第一堂课，记住第一批姓名。上第二堂课，记住第二批姓名。上第三堂课，全班的姓名都记熟。第一批记住的是最淘气或最乖、最可爱、最伶俐的，一般是个性最鲜明的。最聪明的孩子，往往在第二批里，因为聪明孩子较深沉，不外露。末一批里，个性最模糊，一时分不清谁是谁，往往是班上最混沌的。

杨先生的“土办法”之所以灵验，是因为她让每一个孩子真真切切感